



在亭叢橐卷五

長洲 李 果

碩夫

與友論齊期稽首書

湘湖程長公之逝有四子焉而護其喪者實其弟次公  
凡賓客自遠方來弔者餽遺邀設皆護喪者具名客以  
爲問僕答以宜書期服某稽首他日客見之謂期服之  
拜頓首已足稽首則過矣羣議焚如僕小人也何足以  
知禮欲求其是必原本禮經準今酌古上合 國家之  
制又不背朱子家禮之宜乃得之乎夫禮喪有四制有  
恩有禮有節有權取之人情也 本朝會典爲兄弟服



齊衰不杖期與朱子家禮同考之儀禮昆弟不杖麻屨  
註謂正服衰五升冠八升功麤大不精者也雜記三年  
之喪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吉拜拜而后稽顙  
也則自齊衰以下皆拜而后稽顙孔子曰拜而后稽顙  
顙乎其順也哀痛之至先加敬於人後盡哀於己爲得  
序也喪服小記大夫弔雖總必稽顙必稽顙者尊大夫  
也齊衰貌若臬此哀之發於容體者也齊衰之哭若往  
而反此哀之發於聲音者也其說載於間傳而檀弓又  
云齊衰不以邊坐謂喪服宜敬起坐必正不可偏倚也  
王制齊衰大功三月不從政由是言之齊期之不可忽

也如此而謂稽首爲過乎僕又考周禮太祝辨九拜之  
儀有稽首頓首空首振動吉拜凶拜奇拜褒拜肅拜之  
文鄭註稽首如今跪拜禮頭隨手至地稽留乃起也頓  
首如今叩頭之類首叩地也吉拜拜而后稽顙謂齊衰  
不杖以下之拜即殷之凶拜言吉者對下文凶拜爲輕  
也若是則頓首爲常接之儀也夫人而身在齊期之喪  
猶以常接之儀施諸來弔者得毋不合於禮乎雖近俗  
未嘗無用之者未可以俗所用爲是而古所載爲非也  
湘湖友愛諸弟諸弟咸資榘誨奉爲家督一門百口三  
十年共爨汲有義門之風其卒也倘棄周公孔子之教

而跪拜與無服者無異吾不知其可也幸明以示我果頓首

與孫秋田先生書

名見龍

果載拜秋田先生閣下昨往城東就醫道出調豐里見楊子宣仲知閣下不遺卑陋以賤名達於宮保大中丞公將以附續舉博學宏詞之後謏劣下材過辱噓植知己之感刻鏤心骨即曳踵走謝值車騎他出悵快而歸果幼孤失學不能通知六藝之旨古今事物之變食貧奉母三十餘年奔走衣食藏書散失恒借抄於友朋又不能強記博習少之時尚不敢飾其固陋之質妄冀進取近者先慈奄棄數年益失倚恃精力就衰膝前弱息猶未成立幾如陶潛之乞食少陵之餓子至於文筆絕

非所長其或登高賦物寄趣鳶魚比於時鳥候蟲自鳴  
其意雖握管於文士之前亦且汗顏澀縮安敢玷名薦  
牘况孱弱之軀積勞成病手麻目澁心類怔忡聰明日  
耗昔時所讀之書百不記一構詞思鈍時輒眩暈顧影  
自憐恐成廢疾豈堪給札

殿廷觀 國光而上承

天子之問耶伏惟閣下文藻瑰麗問學淹洽既以南宮  
第一人入翰林早結

聖祖之知出而治民屢膺劇邑稱循吏今復以宏博第  
一人被薦果心折已久無繇請見顧閣下與果無半面

之雅一日之素乃辱惓惓齒其姓名游揚於大君子之  
前驚聞榮命既感且媿虞仲翔有言得一人知己可以  
不恨果與閣下其庶幾哉方今

聖天子在御網羅海內英雋彬蔚朝堂之上凡有知識  
爭思淬礪承 詔顧惟才質蹇淺實非其人竊恐有負  
薦舉至意是以低徊瞻顧未敢直前即屬宣老縷致衷  
曲設憲府尚未舉行實為萬幸如已行縣伏望轉求中  
丞公收回成命更訪高賢昔王文康公知梅聖俞欲薦  
於朝終不果薦蓋有以也麋鹿之性久安野逸亦以適  
其境而已生平知己弘農南州昆仲雲川素園五六君

子而外以神交而久企者無逾閣下故不覺其言之逕  
直耳賤恙倘不增加邀芘延年優游里井以其暇日補  
綴篇章詠歌

帝德紀述思知此野人之願也仰惟少賜省覽果惶恐  
頓首

上吳縣明府辭薦舉博學宏詞書

果窮巷儒生耳生不聞道未能深考六經百氏之旨淺  
求訓詁帖括之學上窮古今法制之原下搜草木蟲魚  
之奧終身碌碌無所短長家世寒士積書不多手抄借  
覽涉獵無幾今年垂六十知識荒耄向時所誦習者百  
不記一讀書不及數葉輒復惛然伸紙覆閱至於三四  
每一下筆思艱詞澁中乾顏樸不復成章實為樗櫟之  
材工師至而弗問駑駘之馬伯樂過而弗顧者也今宮  
保大中丞公恭承 明詔舉博學宏詞檄明府徵果就  
選聞命驚悸不知所為竊意

今天子渙德音下直省旁招山林草澤之彥上之給札  
天章敷陳治道次之入蘭臺坐芸閣珥筆著述當左右  
史之任下之亦將侍直 禁掖與備顧問恩至渥也責  
至鉅也此豈可以匪材廁其間耶名不稱實苟竊榮顯  
使

聖朝曠典虛名而鮮實用大臣為國薦賢而反失人果  
所大懼而不敢出也且非獨學陋而無才之患也果少  
遭孤露力貧養母三十餘年奔走衣食母又奄棄形神  
嗒喪膝前弱息苦飢號寒積勞既久漸成痼疾心病怔  
忡目澁手顫間或夜坐便神思昏倦不能自持衰癯之

人即令爭工拙角短長於文士之前猶赧顏瑟縮况敢  
玷名薦牘妄希趨承玉陛對揚

天子之清問乎此又果之所內顧而深恐者矣當大憲  
之下檄執事意必有以果名誤達者此亦自有故果少  
時頗好吟詠為古文詞情之所近心摹手追又以處境  
之困饘粥莫供八口所資取給賣文間有酬應愛之者  
或忘其醜更相延譽實則使人面慚發赤言不足以扶  
世立教徒為苟作欲求一字之傳知不可得耳其足辱  
大賢之知哉伏惟執事下車以來推心置腹體訪幽隱  
凡民間所欲申之意欲達之辭悉奔告於執事執事亦

存學齋書卷五  
六  
曲為區處俾之克遂其志如果今日者亦望執事之終  
遂其志也仰冀上陳大憲收回成命果得長蒙餘芘優  
游泉石頤養病軀以其鈍拙之思詠歌

帝德紀載憲仁自附於野人遊士之末備輜軒之所採  
果於此實有願焉謹布腹心上瀆威嚴無任戰栗惶恐

復蘇州督糧同知項公書

伏見乾隆二年閣臣奏 國史紀載宜詳事實採稽宜  
廣請自順治元年以後通籍人員理學名儒博通今古  
文學優長可備名臣循吏儒林文苑臣工奏議山林隱  
逸文集雜著可備藝文之選者天文五行卜筮醫學伎  
藝及方外雜流可供史局採葺者令直隸各省地方徹  
底錄送史館以附

五朝本紀志表列傳之後 詔曰可蓋歷覽前史從未  
有定自當代者誠千古未有之盛典也布政徐公以十  
一府州各屬呈送簡略特飭諭屬邑選擇邑中老成夙



望及通達典故紳士給令遵照詳核搜採執事職任繁劇廉謹而勤太守黃公復以蘇州一府人物相推採輯執事不以果固陋下商於果若以謂可與言者苟可效一得之愚亦何敢自外但此事艱鉅與作府縣志不同非才學識三者兼擅不可蓋史館所收必須事事核實無一事可鑿空牽合而人物最難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實大於名有名侈於實載筆彙集良非易事第據傳狀碑誌保無索米作傳得金諛墓者乎故人物為最難今以其略言之我國家定鼎之初如吳邑金文通公之俊常熟錢尚書謙益事跡誠有可

議然江浙白糧相沿民運多至破家之俊陳其弊得改官運謙益則承文治聿興以文學倡導於前而後英雋繼起又定例三品以上例入史傳則閣臣宋文恪公德宜崑山徐公元文又葉文敏公方藹諸人皆可類推而徐尚書乾學著有讀禮通考一書似皆不可遺山林隱逸當申酉之交潛遜幽抑苦節之士吳中不少如鄭敷教桐菴徐枋昭法彭行先務敏周茂蘭子佩朱用純柏廬顧炎武寧人金俊明孝章韓洽君望楊无咎震百徐晟禎起朱鶴齡長孺諸人海內所知者其文集具在尤須細閱而炎武尤深於經學可備儒林循吏如陸廬陵

在新實有惠績理學如彭長寧瓏瓏子侍講定求文筆  
如尤侍講侗汪編修琬韓尚書莢潘檢討耒唐長子甄  
金靈邱居敬陶昌化元淳惠密雲周惕何侍讀焯張學  
使大受皆可入文苑傳而汪韓於經學皆有著述居敬  
後人凌替其書不知歸何人汪學使份纂有河防江防  
錢法諸論三四十卷有關考核亦可附於經籍志之後  
如此類者不可枚舉屬邑豈能一一抄取之乎皆胥訪  
問搜錄者也大抵人物當以通志及郡縣志為本而推  
廣考核之有碑銘者則當觀其作者若忠孝節烈則以  
旌表者為據而尤必其行事赫赫者其無墓誌傳狀者

亦須撮為事略小傳雖體例宜嚴而不可不多收以聽  
史館去取雍正中纂江南通志聞曾檄取各屬人文集  
歸之省會志館蘇州九縣亦有之今不知在何處若得  
取來亦可為繇藪也似宜開一書局擇搢紳前輩行已  
端潔有學識者一人為之總而分類編排繕閱校讎者  
三四人繕錄者十餘人又須寬以月日資斧筆札當事  
宜任之昨以質之惠侍講仲儒楊編修文叔兩先生其  
言亦然頗與果合也果既短於才又學識淺陋以交誼  
而論不敢固辭而廣稽之重考據之難陰挾翰墨以裁  
前人之善惡又何敢遽諾承下詢殷殷故敢陳之左右

在馬黃卷五  
柳子厚有云太史公言大將軍徵蘇建言留侯徵圖書  
容貌執事將以何者為徵乎而果非其人也故一進其  
鄙衷焉惟裁酌之幸甚果載拜

與李鹿山先生書

果頓首旌節一別忽及兩年閣下在清江塗中賦詩見  
懷果謹步韻奉寄閣下不以果之鄙拙辱賜教和至五  
章之多兼發手書褒借過當何以當之閣下歸里後聞  
濱海大風屋瓦俱飄經籍大半漂海濤中某令孫文筆  
最高聞亦病逝此極為扼腕比知六令子已完婚閣下  
向平願畢可以優游五嶽間矣閩中有名山可遊而又  
與重山先生及羣從子弟流連饒家庭之樂雖處貧窶  
而高懷曠逸可想見也閣下蘊篤實輝光之學醇深雅  
健之才闡六經之奧探性理之源博而歸約積而遲發

以其清暇訂定平生著作當有遠駕於昔賢者果聞古  
大臣歸田多以經術啓迪後學養之育之以成其德裁  
之割之以成其材蓋國家所重者人才而人才視乎素  
植大臣雖身坐廢退乃心常在王室睠睠於人才升降  
之原載在前史班班可考果未敢贅引前者蔡秀才家  
駒送閣下歸序亦以樂育人才爲言意蓋有在也閣下  
當亦熟睹之矣豈無意乎果行能無似竊欲窮義理於  
六藝徵事跡於史乘求載道之文於漢唐宋數十家顧  
有志未逮而大君子遠隔山海不能時時奉教學益荒  
落去歲蹤跡未定且不得令姪回閩實信械書未由多

通恃閣下之鑒原也果再拜

上郡守覺羅雅公書

果伏處草野學無師法文章樸拙未能遠人荷纂修郡志諸公委以相助復重以閣下不棄固陋令府學教授浦先生元和訓導吳先生到門將命俾與纂編之未受命以來惟深惴恐輒敢奏記於左右夫吳自闔廬而後歷秦漢唐宋至今爲天下大郡土風最著人物財賦甲於他府載籍之可考而覩者自吳越春秋越絕書以下如漢張勃齊陸澄董監隋虞世基唐陸廣微所述及元和郡國志太平寰宇記圖經續圖經諸書皆前乎志而有作而於志爲草創討論之資者也後范成大趙與簞

並撰類成書章慙作吳事類補元總管趙鳳儀復類次遺闕而書未成明初吳縣盧教諭熊撫羅遺事芟繁取要爲志五十卷以述地理都邑文學祠祀食貨兵衛之屬而古今之制作詩文列焉其人物著以列傳則有名官名臣儒林文藝良吏忠義孝友高行隱逸之目而列女方技皆附焉書刻於洪武間四境之內二千餘年之事可按籍而稽也成化間郡守鄱陽邱公霽聘邑人劉叅政昌李中書應貞陳訓導頌修纂其相助者多文學之士弘治中河南史公簡曹公鳳守蘇皆繼爲之則有張僉事習都進士穆任編輯裁決於吳文定公寬而事

中輟書皆未成正德元年廣東林公世遠來守以文定遺書請王文恪公鑿續成之乃合范盧二志叅以諸家凡舉例一如文定之舊封域山川戶口物產人才風俗以至城池廨宇井邑第宅前賢遺跡下至佛老之廬凡六十卷文恪嘗謂范志峻而整盧志詳而贍其著述之才有殊歎抑誌近代者勢不得不出於詳而時爲之也本朝康熙辛未遼左盧公騰龍踵前守甯公趙公意修定今志上距文恪所修蓋百七十餘年爲時旣遠遺漏良多今又隔五十餘年矣閣下以通政重臣移守蘇州化行訟簡文事聿興特修纂是書而大中丞陳公亦重

存心堂書卷五  
三  
以委之閣下纂修者皆宿學鉅公身負重望果以謏劣亦與其列過不自量竊謂今日纂修必范盧二志為法而又宜廣羅書籍以為稽考增續則聚書為先務如後所開書一百五十餘種必須蒐訪夫遼左盧公志於正德以後事跡頗多未詳且又檢校未細如列傳中朱統毛維張許琰許王家潘翼一人而複載者則正德至今二百二十餘年事跡大須補敘刪正又非特今五十餘年事宜詳考也伏望閣下飭令廣文先生採訪諸書可借者借之凡書可資採獲者俾各疏所有携來儲於志局互相考索又各縣疆域境地兵馬各項未合之處悉

令開冊陳明更加叅訂以成一代之全書更有陳者果學力淺陋年垂七十心思有限而同研友有國子生陳景雲者沉潛經史為文疏達蘇州府學生蔡家駒者文章簡而有法行已篤實吳縣學生惠棟者學問淹博舊事頗習其為人溫良誠信於果並為畏友景雲年老恐不得來思欲得蔡惠二生引為分纂必有資於志乘果前者一詣憲轅以情上瀆伏冀閣下不遺葑菲賜之垂察抑又聞古人修史嘗有一代名儒佐以文學經術之士宜其凌駕前人乃文蕪體散顧反居諸史之下如元史者無他迫於時日也若此則似宜寬之期限俾得從

容著述固陋之識未知是否不勝惶悚之至果再拜

周禮論

有治人斯有治法法待人而行也人存而法亡猶得緣  
先王之治以立法法具而人亡更無能守先王之法以  
成治周禮一書周公治天下之法也五官所掌三百之  
屬官有統職有司月有要歲有會師田禮樂祭享聘問  
之經犁然具也都鄙鄉遂山川林麓之制燦然備也牛  
羊雞犬饗殮醢醢弓矢輿輪之事秩然有條也舉而措  
之四達而不悖矣而後世人主卒不聞有舉周官之法  
見之於治者豈古之法固不可施之於今歟抑亦未得  
其人故也昔周公佐武王定天下武王崩成王幼周公



負宸以行天子之事其時同朝之臣如召公畢公芮伯  
彤伯之屬皆負名世之材挾經綸之具相與遠稽唐虞  
近監夏商斟酌區畫以成一代之法其在書曰六卿分  
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記曰制禮作樂頒度  
量而天下大服正謂此也是以成王之治為能上繼文  
武海不揚波遠夷來貢施及康王刑措而不用豈非以  
治人行治法之明效大驗也歟後世治不如古其病在  
於有治法而無治人有治君而無治相苟安於近功小  
效補救一時之術而不思純王之治行之有本末施之  
有次第也其初若迂闊繁重而難舉及其成功百世享

其利也如是而望治法之行不可得矣乃世不咎人之  
不足行法而譏法之不足為治曰古法不可施於今也  
嗚呼其果不可施之於今也耶自秦燔書先王政教之  
典蕩無復存周禮一書出於漢武之世而六官又闕其  
一其僅存者宜珍惜何如也乃自漢以來或謂戰國陰  
謀之書或謂漢儒傳會之說或謂末世瀆亂不經之語  
而作論難以排之嗚呼周禮之書具在也學者讀其辭  
玩其旨其謂之戰國陰謀瀆亂不經也乎抑否乎是又  
不待辨說而明者也說者又謂宋王安石篤信周禮為  
新義十餘萬言以發明其意安石卒以周禮亂宋天下

若以證夫周官之法必不可行於後世者是又弗深考之過也夫周禮一書惟聖人能著之亦惟聖人能行之性褊執拗如安石望其行周官之法度固已難矣况其所用周禮也者僅以佐其罔利之思也耶程子以周禮為周公致治之大法朱子以周禮為周公建太平之基本世有程朱其人而周禮不難舉而措之天下矣

養心莫善於寡欲論

人天所生也百物亦天所生也五行之秀人得之而成形而凡五聲五味五色之類莫不各有以養人之欲而給人之求記有之曰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蓋謂是也古之聖人飲以養陽食以養陰德音以養其耳采章以養其目養其身也即以養其心也養其心奈何曰無欲而已矣無欲也者接乎物而不役於物用夫物而不擾於物者也心本虛也中於欲則實本靈也動於欲則滯本純也分於欲則雜本固也搖於欲則危衆欲攻之而心且岌岌乎殆矣然使號於衆曰爾曷不使口不甘

味耳不聽聲目不覩色以勞爾形以全爾心而人且貿然莫知所趨何也心溺於欲絕之而無以拔其本矯之而無以塞其流也嗟乎仁義禮智之心幾何而不盡亡於欲也哉天下相爭之數衆則強寡則弱強則多勝弱則少勝必然之理也以十人攻一人一人雖強禦之爲至難矣進而以百人攻一人不待智者而知其顛且仆矣此無他形成其孤立而勢處於不敵故也心之孤立不啻一人而欲之疊起而環伺者不啻百人如是而望心之戰衆欲以自勝也得乎否乎故養心者貴乎予心以權而使累心之欲常自處於不勝權在我則能完其

虛靈純固之體而泊然無所役毅然不可擾不勝常在欲則雖欲橫決恣肆以與此心爭一息之雄而亦有所畏忌顧慮而不敢發欲不與心爭勝而心乃無不得其養矣此孟氏莫善於寡欲之言爲害心者孤其黨而弱其助也養心者知此其尚有縱於欲以自戕其心者哉雖然此亦孟氏不得已之情爲下士言之也欲心之疾也去疾莫如盡使夫醫之療疾而曰姑少減焉可以已也是養其疾以爲安也根深枝蔓一旦猝發雖有扁鵲其將束手矣然則養心之道何居曰無欲而已矣人天所生也百物亦天所生也天生百物以養人身聖人節

百物之欲以養其心

曹參論

漢興論功行封蕭何曹參皆大功臣而鄂君為高祖分別言兩人事參功不逮蕭何至遠也然何卒舉參以自代及參代何為漢相載其清淨民以寧一而天下獨治乎參之持論謂毋擾獄市而已夫毋擾獄市足以為治乎曰此真蓋公所謂清淨而民自定者也且承暴秦苛法之後而以寬大之政撫憔悴之民與之休息乎無為猶有商周之遺意乎故民益自愛而重犯法此所以治也自是以後諸為漢相者大抵皆守而勿失者也夫以陳平之智必盡通諸事至其為丞相亦倣此意文帝嘗問

一歲錢穀出入幾何決獄幾何平乃對以各有主者丞相可勿與知丞相輔佐天子進賢退不肖苟賢者在位以德化民而天下治矣是以斷獄數百幾致刑措若此之時亦一治也至武帝之世則張湯桑弘羊等用事治獄之吏言利之臣人持所見盡變易漢家法度更行一切之術其於獄市不勝煩擾於是民不堪命乃作不靖至攻城邑殺守令吏莫能禁天子爲遣繡衣使者興兵誅之數年不定然則是清淨之足以致治而煩擾之足以生亂也亦已明矣而後之從政者猶莫之悟事無大小輒使吏與其間天下無事民安其業吏方以補弊起

廢自任及至舉措之不當豪彊吏民乘勢作姦此民之始病也嗚呼欲益反損俗吏之殃民類多如此若曹參者其真知治體者哉

悔者自反者也口不言而心自咎也自失怙以來歲月

悔廬說 戊申年作

坐荒道不加進皆自悔之時也始余十四五時讀六經之書與左國秦漢文知好之衣食亂心不克竟學闕其奧為八股文又不嗜舍之後乃賣文已而客淮南牽率酬應逐時俗之好顏忸怩而不安自返故廬困愈甚間挾書以學又不能專力殫思其於根柢濟用蔑如也今年垂五十矣古之君子學以萃之氣以養之時以出之天地事物之變古今治亂之故禮樂節文之詳損益因革之宜無所不知乃所以為學也余往者以種學名吾

齋且以課吾子比諸種藝五穀耕耘以時冀於有成不致鹵莽耳金壇老友王吏部虛舟為余作擘窠書而周子少逸發明之既復徙石里遭境益苦於昔有倍歎曰吾身如瘠土之樹不避霜雪其耐勞苦久矣而弱質薄植卒未嘗培其本根而榮其枝葉也夫聖人之道博厚而闔深非思之深力之固未足以幾於道況宇宙之大歲月之疾年壽不可知資又駑下今及艾矣方思假炳燭之光以趨於學窮六經之旨趣冀得少有所樹而未知其終遂焉否也故以悔名其廬蓋悼心於向之可悔者多也安得居山谷依茂樹遺塵慮玩心於高明之域

以終吾餘年哉因為說以告吾子焉

方權歸宗議

聖人制禮不可無祀劉原父曰春秋之義有常有變變者不得已而常者乃其本也此古仁人孝子之用心深念宗法之遺而又懼亡者之忽諸不祀也為殷殷致意焉今方子東華以其孫為後於人既而身且無後則變之中又當通其變以復於常焉初敏成方公與弟正菴為同六世祖昆弟敏成無子正菴有子四人長九谷公次冰臺公於是以冰臺嗣敏成公後冰臺復無子九谷公有三子莫朔東華川來於是川來又繼冰臺公後川來早卒亦無子莫朔子孟調不得為人後川來於病中



擇東華次子江津嗣之生一子權而江津復即世權今甫八齡又按冰臺家於故鄉廣州川來雖承嗣仍與伯仲兩兄僑居蘇州而立冰臺公以上高曾木主祀別室歷四十年矣今東華年六十復下世所生五子江津既出嗣身殞其四子又皆先東華歿孟調又無子權如終嗣川來則東華之有後者終無後也考之會典一子不爲人後戴德王肅喪記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降一等其服之節居倚廬言語飲食與父在爲母同雖除服心喪三年著於服令未之有改製服之重如此庸可令本生之祖而斬焉絕乎又冰臺公繼配麥孺人以嗣曾孫

遠隔五千里於兩年前亦既於廣州別立一後則敏成公之祀既有主矣江津一支可仍歸於本親川來可仍禰九谷而權爲東華承重於禮於情爲宜至東華川來同爲小宗然東華爲兄爲嫡出川來爲弟爲庶出乃庶出無後者居然有子有孫嫡出有子之兄忍使斬焉無嗣乎則江津與權之歸宗不容少緩也然則川來無子終絕之乎曰不然以東華之子上殤者曰素時爲後素時無子則俟孟調有子以其次繼孟調仲弟膏民以其又次者繼素時或權有子皆可立之孟子曰仁人之於兄弟也親愛之而已矣夫亦推此意上以尊祖下以收

在亭叢彙卷五  
族因乎人心而要之原情協理使於義俱安則無後者而皆有後矣東華守先人遺訓績學有本其文足以傳世而又躬行篤厚權雖岌岌一綫蕃衍實大當有興起故為推本制禮之義合於所宜與諸君子商確為議

在亭叢彙卷六

尹太僕傳

長洲 李 果 碩夫

太僕姓尹諱明廷字莫階長洲人順治己丑進士官至廣西平樂府知府先是 王師破張獻忠於蜀其餘醜白文選艾之奇孫可望李定國各擁眾走黔蜀奉故明桂王稱年號後文選之奇與可望相繼歸順定國挾桂王出駐桂林與故楚撫何騰蛟合定南王孔友德統大軍南討騰蛟戰死定國倚常熟瞿式耜為留守詹事江陵張同敞為楚督同敞未之任大軍已抵桂林留守楚

督同時死定國以衆來援乘大風雨帥所部裸羅五百  
突擊定南王帳幾潰是時諸游宦滇黔楚蜀相接連之  
境者見定國勢張甚皆改冠服向定國定國過平樂問  
尹太守安在其前部已反接公至定國欲降公公大罵  
曰狂賊死吾分也何多言定國怒去公衣束以魚網鬻  
磔之公至死罵不絕口順治十年七月十九日也 王  
師旣平滇黔桂王定國先後走死緬甸公嗣子宗文趺  
足至粵西求公尸不得日號哭於塗遇老媪告曰尹公  
守此土四載有惠政其被害也老婦與三人埋於某坊  
之側今獨我在耳爲指示其地掘得之宗文嚙指血瀝

滲入骨因負以歸江撫都御史某公上其事 詔贈公  
太僕寺卿賜祭葬廕其子某爲河南柘城令初公之從  
兄明徵邑諸生當崇禎末年聞國變携其妻徐抱幼女  
赴井死子即宗文也尹氏何多忠節哉其家在郡學前  
訪其後人已他徙而經其址古木頽垣英風其猶在也

范文肅公傳

公諱文程字憲斗號輝嶽姓范氏其先自忠宣公第五子仕宋為樞密院料理官諱正國者扈元祐孟太后至江西遂家臨川三傳至迪功郎諱良儻者復徙饒州更六傳至明雲夢縣丞諱岳者坐事謫遼東瀋陽岳四傳至總成正德丁丑進士累官兵部尚書忤嚴相嵩去位總生沉沉生楠三世皆以公貴贈光祿大夫如公官公楠仲子也少沉毅讀書通大義年十八補弟子貢天命三年戊午

太祖高皇帝定撫順公始歸國從定遼陽度三岔攻西

平下廣寧

太宗文皇帝嗣位拔置公惟幄天聰三年從蹕入薊門克遵化將偏師往諭潘家口馬蘭峪三屯營馬攔關大安口五城皆下之

太宗自將臨永平留公守遵化攻者甚盛公突圍力戰拔而歸授阿達哈哈番四年以公為秘書院大學士領機密五年師圍大凌河軍以城降後降兵有陰戕部帥叛去者

太宗怒公從容進言全活甚衆又請單騎馳諭壁山軍軍降盡以降人賜公自是平旅順取平島征高麗服蒙

古公皆在左右每議大政

太宗必曰范某知否公或未與議則曰何不與范某議之公嘗以病出直諸務填委待公病已決之

世祖章皇帝即位闖寇李自成陷明燕京報至公以病詣蓋州湯泉驛召決策公力疾趨 朝曰闖寇塗炭中

原戕厥君后此必討之賊也雖擁衆百萬可一戰而破國家上下同心兵甲選練誠聲罪以臨兵以義動何功不成又曰好生者天地之德殺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國家止欲帝關東當攻掠兼施欲統一區夏非又安百姓不可又奏記 攝政親王累數百言略謂中原遭亂

思擇令主當任賢以撫衆拯厥無告錄厥賢能拔其德望素著者置之班行俾朝夕獻納擇其善者酌行之及大軍入關定燕京悉如公計公安撫子遺起用廢官招集諸曹胥史收其文籍明季賦額屢加經寇亂僅存萬歷時故冊或疑不可爲據公曰據此額猶恐病民可更益乎以功陞阿思哈尼哈番天下既定公首請開科取士以收人才丙戌丁亥己丑公凡三典會試得人最盛順治四年從征蒙古明年夏班師是冬晉一等阿思哈尼哈番

太祖皇帝配祀上帝禮成加一拖沙喇哈番 予世襲

八年正月

世祖皇帝親政大婚禮成上

皇太后尊號晉一等精奇尼哈番時軍興孔棘民多失業餽餉維艱公率同列上疏曰臣等伏見直省地土荒蕪錢糧闕額至四百餘萬民賦虧則兵餉必絀然民地荒則軍屯可興今湖廣江西河南山東陝西五省寇亂日久人戶稀少窮民無力開墾請行興屯土著流戶願來耕者官爲給地量助牛種官分子粒三分之一三年之後便爲永業編爲保甲使守望相助姦宄不生於興屯之中寓招撫之法遠近飢民聞風踵至於興屯之中

行救荒之術因條興屯四事曰選舉得人曰開墾守獲  
曰積貯轉運曰責成考課命會議舉行十年二月 召  
公於 位育宮商確政事 賜茶 中和殿憫公勞勤  
慰諭備至公跪奏曰臣蒙

聖恩推心置腹犬馬之力敢憚微勞時漏下一鼓命近  
侍送歸第明年八月 詔加公少保兼太子太保先是  
公以疾告

世祖親和藥餌馳

賜無虛日至宮保 命下公具疏

陳謝復固請養病

上覽奏遲回久之乃暫令公解任俟病痊召用

特加陞太傅兼太子太師十四年 恩詔加秩一級遣  
工就第圖其貌藏之大內公居家聞四方水旱災傷則  
愀然吉月及

朝廷大慶必力疾以朝

聖祖仁皇帝即位廕一子入監讀書康熙元年  
特命公祭告

太宗皇帝山陵公伏地哀慟不能起以康熙五年八月  
薨年七十公志在安民在軍首戒嗜殺汲引人材保全  
善類如恐不及秉政三十餘年家無長物帷幄贊謀皆  
國是大計外廷莫聞生平奏議頗多尋自焚其草故罕

傳於世云子六人皆顯官仲子承謨總督浙閩遇耿精忠亂不屈死

擬贊曰孟子言王者之興必有名世如文肅公者當

國家景命方新首建入關定中原大計佐以一德輔以仁心武功既偉文教聿興受眷

三朝終始維一誠哉名世之士也太史公贊蕭相國何謂可與閔天散宜生等爭烈公殆幾過之矣

范忠貞公傳

公諱承謨字覲公號螺山太傅范文肅公仲子沉毅果敏抱負偉岸年十七充侍衛順治八年辛卯 詔八旗茂秀子弟應制科公登賢書明年成進士點庶吉士猶間日入侍十一年 詔免侍衛授弘文院編修晉秘書院侍讀學士轉國史院學士康熙六年 命教習庶吉士明年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浙江公至絕苞苴禁私謁公移呈牒積月餘不批荅僚吏莫測一日忽俱下悉中機宜僚吏又相顧愕眙故事制撫受事三月後當劾奏不法吏及期兩司列狀公還之曰舍豺狼問狐



狸耶翌日拜疏一時墨吏咸挂白簡所屬皆股慄浙故  
多巨猾為民害公廉得數人立置重典餘悉望風竄終  
公任莫敢返里門衢台處三府積荒田十萬餘畝其初  
荒戶賠納戶逃派鄰鄰逃派及同區民不勝累相率遠  
逸州縣受其叅劾公疏請蠲有 旨令公查勘公核其  
實以上遂報可十年浙江大侵嘉湖兩郡水尤甚公捐  
粟設糜借司庫銀八萬兩糴米於吳楚以平糴請改折  
嘉湖漕米二十餘萬石仍請緩征以俟明年麥熟又請  
應輸白糧六萬餘石願假三年帶徵又請湖州辦絲十  
一餘萬斤悉交杭州織造以免南解江寧北解戶部運

費凡撫綏之方不遺餘慮公素體羸至是疾陡作因力  
疏請罷浙人為輟耕罷市制府以聞 詔公力疾視事  
明年冬晉兵部右侍郎總督福建軍務公疏辭不許請  
陛見許之浙人送者亘百十里擁舟不得前瞽者百輩  
亦向舟長跪願得一抱公足牽公衣入覲日頓首引疾  
謝 詔遣御醫就第診視 賜上方藥餌逾月 命馳  
赴新任閩藩耿精忠素驕蹇不法憚公威望初見執禮  
甚恭未幾吳三桂反精忠潛與通公察其有異而計麾  
下士僅三千人又與精忠所部習不足恃欲出巡海嶠  
簡鎮兵以遙制之未及行精忠佯言海寇至邀公議事

巡撫劉秉政已陰附精忠堅促公行公知有變坦然按  
轡至則逆衆已蜂屯露刃矣公挺身前大罵諸逆無道  
旋受誅滅逆衆縛之隘室公憤甚不食八日不死乃復  
食精忠遷公禁向內公嚼齒大罵齧肉皆腐一日遣秉  
政說降公揖而前公被械繫奮足蹴秉政仆地公在繫  
二年冠 賜冠衣辭母時衣溽暑濕蒸霜颺刺骨蟣蝨  
蚊蚋攢嘬不已而氣愈烈罵賊之餘為文叙生平及詩  
若干首以桴炭畫壁上 王師破仙霞嶺精忠夜遣逆  
黨殺公公笑曰今日方畢吾事起索 賜冠逆黨奪而  
擲諸地公怒以械索擊其頭幾斃露頂望 關叩首曰

臣死遲矣時某年九月十六日也同死者自慕容嵇永  
仁等及隸卒凡五十三人精忠既害公焚尸棄山野有  
秦寧人許鼎夜行亂石宿莽間求燼骸負之明年至京  
師事聞

上震悼遣內大臣齋茶酒哭臨其喪二十一年精忠伏  
誅公子時崇親剖其心以奠公 賜謚忠貞 諭葬  
御製碑文手書賜其家公博學強記讀書之外無他嗜  
好在史館議論鑿鑿生平嫉惡如讎一介不苟取善詩  
與文遭難皆散失惟吾廬稿浙閩奏議百苦吟畫壁詩  
文行於世

在馬黃寧卷六  
九  
擬贊曰國家之有世臣如伊陟巫咸之在商名穆公之  
在周皆以光輔之烈著美書詩而公梯階前勲建牙海  
疆獨以賊臣肆逆殞命遂志所遭為不幸焉雖然文文  
山不云乎讀聖賢書所學何事公之大節雖與日月爭  
光可也

呂道人桴菴傳

道人名恣字貞九號桴菴姓呂氏宋東萊先生祖謙十  
二世孫六世祖贅華亭一傳大綸明正德舉人大綸孫  
崑華崑華生渭石皆諸生渭石生禮部儒士中開即道  
人父也居蘇州道人幼讀書一目數行俱下弱冠領婁  
庠第一崇禎甲申之變悲號不食棄妻子入道自號赤  
隱子從周鍊師雲岫習符籙鞭龍駕霆役使鬼神年四  
十六辟穀導引又三年訪道終南山居山之碧天洞繼  
又葺城東清真觀居之最後居木瀆小桃源道人仁而  
好施早歲積脩脯多散之貧者又修危橋甃道路縫絮

衣衣寒者繼又出丹藥療病者不取直積二十年全活人無算康熙三年卒年五十四卒之前一歲告其家曰來年五月十五日吾當遠別會其三子家黃埭阻風遲三日始至一見遂卒兀然若睡者後五日其門弟子馬珏見道人於天台山云欲之武當終南旣而珏歸省之乃知道人羽化久矣其事蹟載江南通志及元和縣志中孫太晉亦爲黃冠居陽山之金芝嶺能詩

李子曰古之談神仙者侈矣後漢薊子訓顧其老友五百年摩挲銅狄宋李昊善篆符鬼聞其至輒避去昊答蘇轍言曰吾斷欲久故鬼不見夫非以信道篤無求於

人世耶道人身際滄桑飄然物外將卒時見古衣冠四老人來迎聞者疑爲商山四皓卒之後復歸終南乘雲而行汗漫謂非超舉之異乎道人修顏色頰潤長髯好事者鑿其像於鄧尉山之妙高峰石壁復塑於清真觀與元人黃孤山並列其薊子訓之流亞歟

劉處士傳

劉君準字公耀一字希萊其先漢楚元王之後元初有御史權茶馬稅諱景厚者家於吳歷明世三百年簪纓弗絕故君爲吳之長洲人君幼遭母喪擗踊哀泣如成人入學修舉子業讀書一再過不忘值明季喪亂乃隱於魚鹽謀治生而不專務心計視人之急如己以是終其身家不厚及衰老謝家事檢責券約數百金悉付之火謂其二子曰是皆平生素交或亡矣否亦貧乏不能自存留此爲汝曹異日口實吾不願也疾篤於蠹簡中復得一券立召負者返之其樂善不倦如此性峻直無

在亭叢書卷六  
三  
偏黨間有所臧否人咸以為當歲丙子縣舉耆老不就  
卒年七十有三子二藝震震尤力學以詩名  
李果曰子讀戰國策至馮驩焚券事嘗歎息謂真能市  
義者然不過為孟嘗君營三窟計耳今劉君何所為耶  
子初怪其早釋儒服而過其室垂老不釋卷古所謂市  
隱者非耶

沈玉文傳

沈之璘字玉文本姓劉父曙明崇禎癸未進士授南昌  
縣令道梗不能赴 本朝定鼎隱居蠡口舟山兵變南  
昌公有名於籍兩江總制洪承疇令捕送江寧不肯屈  
遂遇害南昌公之初被禍也吏役猝至長子蕃以下皆  
就縛之璘生甫期月呱呱棄壁下吏爭取所有獨沈叟  
奉橋見而哀焉乞歸為養子太守許之璘稍長知為  
劉氏子當食輒以鮭菜祭其先祖私自涕泣弱冠補吳  
縣學官弟子食廩餼名籍甚先是諸兄俱逮繫至京劉  
氏一門幾無完卵會赦還有勸之璘歸宗者乃泣曰歸

劉固當顧璘襁褓遘患難微沈氏其不陷於溝壑者幾  
希卵翼之恩詎可忘況又無他子因泣不已伯兄蕃後  
訪知之璘與共拜劉氏祖墓下然之璘卒不忍歸者以  
沈氏無後也迨沈叟卒喪祭以禮之璘為人端直而仁  
慈以古人為師法雖燕居言笑不苟授經於外館穀供  
饘粥不給嘗雜糠覈以食居三楹不蔽風雨衣冠故敝  
而性潔清不妄取嘗有老父於賓興歲袖金贈之曰某  
老矣有田為豪右所侵公固長者當貴他日幸庇我之  
璘固謝之又嘗入市易錢歸浮其數亟返之其廉潔如  
此為詩文磊落拔俗與人辯說所學必旁引曲證務發

明經義之奧為諸生三十年貢入太學而卒

李果曰吾友王貢士聞遠嘗謂玉文文學篤行宜在儒  
林獨行傳惜四方無知之者而今死矣嗟乎雖無老成  
人尚有典型玉文之謂也子文照諸生次其昌初復劉  
姓應童子試輒不錄後改沈遂補某縣學生亦奇矣其  
伯兄西翰余識之西翰即蕃也前諸生有文名年雖老  
而精悍有慷慨之槩蓋亦先卒矣感其事并述之

西翰有仲弟蓀亦被收二人屢瀕於死賴南昌公同  
年陳梁兩公贖歸西翰隱城西桃花隲著書以老蓀  
字藥君年十二為諸生負奇才其後亦卒附記

朱止菴傳

朱翁名廷颺字叔安徽之休寧人父某贈奉直大夫雲南嵩明州知州翁生崇禎九年入本朝纔九歲習見兵事有器識補邑庠生入國子監試授州同遷蕪湖康熙十三年三逆叛淮楚間賊方熾以布抹首隨地竊發副將軍某奉命勦逆初不利舍於江上翁服短衣爲解鞍秣馬副將軍殺賊過當賊陰令間行刺爲麾下所縛翁獻計曰殺之不足揚我威且令覘者復來耳不如縱之窺其懈乘勢擊之蔑不濟矣副將軍如其計間疾去賊果不之備遂平之後復歸新安徽是時山賊蠡起



翁出重貲募敢死士捍禦其鄉賊莫能犯既後居蘇州  
初翁在鳩茲有豪猾某利翁財誣以不軌訟久不息撫  
軍某公至翁挺出告所誣狀撫軍明其寃坐某重辟翁  
惻然憐反爲之請得不死翁臨財廉友于兄弟兄弟宦  
遊四方翁資助之爲廉吏客有阻之者翁不聽葺宗祠  
會族人賙卹媼戚治橋梁道路施榷置義塚諸利濟事  
知無不爲故稱仁者必曰朱翁云翁既歷世事久遭患  
難晚歲顧諸子皆授官職以家事付之更自號曰止菴  
卒年七十八子七人皆體翁志孫十三人曾孫五人  
論曰孔子謂以直報怨止菴於誣已者不力擠之而請

寬之夫寧不足當之耶方副將軍討逆時群盜弄兵翁  
燭其事機卒之跳梁者皆懾伏蓋其勇略有足多者而  
不悻悻於報復之際何其柔而能下也捍衛閭里勞在  
一鄉施及後人止菴其過人遠矣

范尚書眉山傳

公諱承勳字蘇公又號眉山文肅公第三子康熙初以  
恩廕除工部都水司員外郎轉屯田司晉刑部湖廣司  
三品郎中轉山東司獄多所平反吏無敢舞文翫法擢  
監察御史巡視西城豪猾屏跡十七年署江南道時山  
東江漕飢潦離竄載塗公疏請緩徵又請廉吏以註誤  
革職者得與題留因地震求直言請廣開言路又明年  
調吏部文選司郎中譚弘反川東公奉命督軍馳兩  
日夜會大軍於趙州行抵歸州

上命公駐彝陵轉楚餉給軍譚弘死大軍達重慶公在

右學士 卷六  
彝陵七月先後運米八萬石會滇城圍合復命公監鎮  
安將軍噶爾漢軍仍督餉滇城降公還京晉內閣學士  
兼禮部侍郎使持節充封 勤郡王副使又充祀北嶽  
及長白山使明年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廣西廣  
西自明季以來蠻獠竊發烽火不絕時大軍旣罷而應  
徵餘糧尚數十萬石前撫請桂平梧三郡折徵部議九  
郡并折公條具徵本徵半全折半折之宜以上又奏免  
經陷賊容鬱等十州縣無徵銀四萬餘兩米三千餘石  
民困始甦又明年晉兵部右侍郎總督雲貴公至首除  
軍餉招買灘派之令使兵不得病民核吳逆莊田估報

之價使吏無由染指制桀傲之士夷使無敢淫掠讐殺  
遣土弁持檄入野賊魯魁山巢諭以禍福令解散其衆  
皆稽顙請命賊黨後有叛者公隨檄平之滇設援勦左  
右兩協湖北裁兵夏逢龍叛尋甸左協之兵應之而省  
兵以餉例給錢不便亦謀爲變公諜知賊以夜三鼓舉  
事戒吏但擊二鼓密擒其魁賊惶惑不敢發及旦以次  
就縛公持賜節斬渠首十三人於轅門策左協兵必走  
黔楚飛檄諸路邀擊果遇賊擊之以潰兵獻公斬八人  
釋其餘勿問事聞

上降諭褒嘉初滇省緣礦鑄錢多以錢千文當銀一兩

錢三銀七給軍而苗徠不習行使諸部伍赴局支領得錢易銀不及其半相與煽為流言公密疏停鼓鑄給全銀言甚切至賊平後乃從公議公又請免積欠逃荒屯賦民在逃者軍墾治其田請免麗江失地之賦先是吳逆割以賂蒙番而賦籍尚留者也又密察海口濬工歲減浮冒之費十九三十二年公 陛見

上解所御袍帽 賜公侍宴 乾清宮

上為手酌金卮明年 賜大書世濟其美四字 命永

順總兵偏圖護公歸抵任一月補都察院左都御史公還至貴陽又 命公總督兩江公視事三月即請入覲

陳江蘇賦重請照夏稅秋糧例於六月開徵江西漕兌民給運費久之編入正項令民重給并追前之已給者完官當免俱格部議

上為免江西民已給運費勿追公回任又奏江蘇賦重積歲完九分以上尾欠請得分年帶徵又請寬催徵有司處分又請貯各屬剩米十萬石於省以防歲歉又請廣江南鄉試解額奉 旨益二十名是年秋颶風霪雨黃淮并漲淮揚徐泗皆被淹人畜漂流公發捐貯之米借京口留漕以賑又借庫銀二萬兩買楚米平糶請盡蠲被災州縣錢糧活飢民無算三十六年以 覃恩授

在唐書卷六  
階光祿大夫明年丁母憂回京號泣送者萬人一如去  
滇時旗例喪制止百日公喪既踰期拜兵部尚書公固  
辭不許淮水從六壩決入高寶而黃水倒灌清口

上命公與大臣督修高堰開引河於陶莊插築挑水壩  
七月而工竣時

上賜諸大臣書公得典司樞政四字廣東廉州徭亂拒  
傷官兵 命公察勘所擬悉當四十二年侍講經筵初  
公嘗患怔忡每思引退以受 恩深不敢告十月景山  
引見武負出宮門眩暈仆地

上遣內侍就問 命御醫診視明年正月公具疏乞骸

骨

上猶勉留公求退益力乃允公致政越十年而卒年七  
十文肅公繫懷祖澤 予告後思請 命謁文正祠天  
平山祖墓不果遂以屬公兄弟迨忠貞公撫浙制閩損  
俸增修祠宇以殉節未竟越二十餘年而公制軍至蘇  
始得繼父兄之後竣事可謂難矣其大略見公撰世德  
源流碑子時繹自公退休即襲本旗佐領

憲皇帝朝亦歷官至兩江總督

贊曰公任中外所建議多蒼生疾苦而其倉猝應變不  
震不驚雖古名臣智略又何以加諸勞而不伐行之以

忠

帝眷之渥雖曰篤念前烈實公之誠有以孚於主也

范尚書蒼巖傳

范公時崇字自牧號蒼巖贈太子少保忠貞公承謨子也年十四忠貞公死耿逆之難公日夜號泣仰天誓曰必手刃而鬻食之康熙二十一年壬戌耿逆正法於京師之宣武門公涕泣請於刑官手自寸磔取其心以歸設忠貞公位拜而獻之監刑者以聞

上曰孺子乃能報父讐嘉歎良久一時名人爭爲歌詩贈公公惻焉不忍視二十三年以忠貞公廕授奉天遼陽州知州三遷至直隸順德府知府公至郡興學校卹窮黎郡人家爲尸祝是時宣化新設府州縣滿漢軍民

雜處又噶爾旦梗命軍需旁午公裁決措置皆得宜巡撫以公有肆應才請調公宣府三十五年冬十月

上幸宣府詢公以政公條對稱 旨又問何以得脫閩難公再拜奏曰臣隨侍祖母至京故獲免又命寫字較射

上見之又大悅 賜御書舞鶴賦一軸及親民二字扁額再遷晉貴州按察使將赴治會

上西巡回鑿公迎謁於道 命隨 駕至京改福建按

察使 陛辭日

上顧謂 青宮此開國名臣之孫殉難忠臣之子也四

十四年晉山東布政使隨晉都察院副都御史巡撫廣東又晉浙閩總督五十五年晉都御史轉兵部尚書五十八年四月 命出西塞安設臺站自殺虎口至毛代插漢叟兒共四十七所明年三月力疾復 命

上慰勞備至遣太醫醫治 賜藥餌果品即以其年某月卒於位年五十八先是康熙九年忠貞公撫浙過吳謁文正公祖祠修建義莊而公莅閩督任過吳亦再謁祖祠重鐫文正忠宣公集文正公從祀學宮 命下公感泣手疏奏謝蓋公所日夜冀望而不敢請也敦睦宗族睦顧本原說者謂能繼忠貞公志焉子宜中初名弘

在學堂卷六  
三  
恕世襲牛录章京今為鑲黃旗叅領

陳恪勤公傳

公諱鵬年字北溟一字滄洲姓陳氏其先江西廬陵人  
八世祖某始遷湖南湘潭縣五傳至貢士金臺以文章  
氣節名楚南學者稱石村先生無子以弟子國學生式  
穀為後即公父也以公貴贈中憲大夫生五子公居長  
母羅太夫人有身夢彩雲大鳥之異因名曰鵬五歲受  
唐詩即成誦九歲作蜻蜓賦驚其座人當吳逆竊據湖  
南公全家避亂山中者五年盡通經史康熙二十三年  
舉於鄉後七年成進士為衢州西安縣遂寧相國張文  
端公鵬翮時為河道總督知公名題請簡用河工補



山陽縣甫兩月遷知海州四十二年

聖祖仁皇帝閱視河工行幸江浙時山左歲祲公奉命散賑濟充間全活數十萬人東人感德人出一錢樹碑道左

聖祖回鑾 召試濟上賦詩稱 旨明日 賜御書一軸蓋公任小吏時政治已徹

上知矣進江寧府知府江寧為江南首郡省會事劇人多權宜苟且公輒持正不肯詭隨會東南有公務需費不貲大吏欲出之民間每地丁銀一兩加耗羨一二分同時諸郡守莫敢言公陳民疾苦抗言力爭事遂格不行而主者忌之四十四年

聖祖南幸大府委公司上方供億又奉 旨修鎮江馬頭三處口岸刻期一夕完蓋為忌者所中也江口水深溜急觀者悚惕公四鼓告竣是年六月公挂吏議落職羈江寧關帝廟會城頃刻罷市部民相率痛哭於大府之門復繞公寓廬環呼無害我廉吏饋遺薪米絡繹街巷守禦者呵止之不得學使者按句容生童欲焚印卷不就試諸生余養直會九學千餘人建旛將叩 閤八旂兵駐防者亦釀錢市酒食獻公羅拜而去及赴淮陰會勘山陽海州父老號呼稱枉願以身贖江寧士民相

隨對簿者幾千人明年二月獄成 詔諭從寬免死江  
南之人始知當事者欲殺公賴

聖主得生也尋徵入修書百姓遮公車局閉十三門凡  
九日不得行公泣諭得就道抵京師纂修宋金元明詩  
入方輿志館分纂湖廣省後一年用兩江總制邵公穆  
布薦出為蘇州守仍以方輿書隨纂四十九年 詔署  
江蘇布政使事其明年當事者借承鞠吳邑張令虧空  
遲延再落職時公方以公事至鎮江即羈守城隍廟吳  
人哭從公者一如江寧時先是未被劾前方輿書成呈  
進當事恐

上見而憐之持益急羅織擬重典會其人貪墨敗露

上益知公受誣一日御暢春園出公虎邱二詩示九卿  
曰有密奏陳鵬年怨望以此作左證者自古小人排擠  
善類大都如此朕素知其忠豈為若輩欺耶蓋公之受  
知於

上者深矣五十二年遇 覃恩公自江南赴熱河行在  
即 召見薄暮入漏三鼓始出

上屏左右奏對凡數千言 御前燭為再易旋 命為  
武英殿總裁官兼修月令輯要又修鳥獸蟲魚廣義今  
賜名物類輯略五十六年署理霸昌道時方脩密雲城

大府檄公協理公首察巨猾在工行侵漁監督不敢問者悉逐之城工即完其年十一月迎

駕密雲傍 御輦行二十里

上從容問地方要務及河工利弊公指陳皆中窾要上命仍入 武英殿辦事遂馳赴都公歷任南北重地為治專尚實政西安自耿逆叛時人多棄田廬以逃亂定後版籍殘闕豪強兼數十百頃有田無糧其流亡未復者名挂糧籍實無田可耕往往鬻子女償官逋有終身流離不敢歸鄉井者公至親履畝文閱占田一清流散者皆來歸烈婦徐有疑獄沉寃十載公得其實斃其

元凶禮葬烈婦建祠旌其節俗產女輒溺公為嚴其禁民生女多以陳名補山陽塗中先奏記撫軍宋公請得便宜從事捕淮安關蠹重懲之關吏不敢有苛稅居海州歲除日城中十數萬戶榜桃符者羣揭官清民安四字於門蓋指公也於刑獄尤矜慎為江寧府日常州守某文致諸生十餘輩欲致之死公承勘悉為平反松江惡捕五人嗾盜陷富人家執其婦扃之婦自經事發冀援赦公窮竟之卒寘五人於法蘇州有未結獄三百餘案公視事未一月咸決遣洞庭山民某以閨房暗昧事殺二幼子於巡兵家埋其尸沙中吳邑令鞠之求尸不

得公突至其處得之霸昌旂民雜處號難治公裁以法無所回避有盜開銀鑛詐稱貴戚近屬者公往收之豪強脅息其精於吏職多類此六十年四月

上以公嫻河務令同張公鵬翮往閱南北河隄尋 詔留河工七月河南懷慶府武陟縣馬營口衝決直注山東張秋直隸長垣公奏黃河老隄衝開八九里大溜直趨決口宜於對岸上流廣武山下別開引河更於決口少東亦開引河俾河流仍歸正河乃可堵築但河南工程例不動帑金撫臣設法捐脩其埽臺僅寬三四丈埽筒長僅二三丈恐難樹立合龍又恐今年冬回空糧艘

阻滯當春桃花汛發重運難行伏乞

皇上迅發帑金別遣大臣董其出入臣與河臣悉心估計用長椿大埽以資捍禦運道民生攸賴公未摺奏前上預遣重臣授方略經理比奏至與 旨合嘉歎久之十一月奉 命署理河道總督河督署駐清江浦時馬營決口工已竣公乃莅清江受事即條陳淮關收稅捐例二事請另委專司

上可其奏當是時河工廢弛日久修防搶護視為具文當伏秋水漲即開所在埽壩以洩之為淮揚田廬害不可數公燭知其弊埽壩非大漲不輕啓委員得人費少

石渠寶笈卷六  
三  
工倍而事以治六十一年正月馬營口隄遭水凌積水再決公謂馬營地勢低窪雖有引河流不能暢惟有分疏上下流殺其悍怒按去年所開沁黃交匯對岸名王家溝者為老黃河故道請於此開引河使水由東南行會入滎澤正河馬營口隄工以次可成奏可乃復至決所開放河頭大溜直趨引河河流漸徙而南堵塞可俟未幾

上以南河險要命公回清江令撫臣專辦時漕運總督施公世綸卒於官例河臣攝篆值漕運梗滯雇民船泊清口諸處旂丁數千人以無口糧水腳羣聚呼號公

出河庫銀六萬兩分借各省監司沿路散給事行而後奏

上稱善謂大臣當如是是年分類字錦告成公舊與排纂進呈日遺公名

上特命補入蓋不沒公勞如此當公之再至中州奉

命歸清江也恒鬱鬱不樂曰馬營工久不成負罪深矣請白露後仍往堵築時中州頻年荒旱野無青草料物費不可勝公撥遞年規例銀二萬兩星馳至滎澤縣致齋十一日為文以禱大河及沁水之神是夕黃水驟退八尺隨奏請開官莊峪引河身止宿隄上或終日不食

而南河諸事郵傳旁午日數十百件公五官並用事大小皆關其手血枯神耗兩足瘡癰疾作矣十一月

聖祖崩問至公方秉筆視事筆墮於地沉迷一晝夜明

日望 北闕長號曰臣屢蒙

聖主不殺之恩以有今日鼎湖可攀敢忘身殉哭繼以血病日劇猶日治南北壩尾工且決且築

世宗憲皇帝即位遣官到河南獎諭後六日以兵部侍郎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授河道總督公摺謝以病入告

上備問公家人病勢 賜物有加 命馳驛歸又 命

馬爾赤喀同往治病馬爾赤喀由同知新補御史精於醫者也雍正元年正月五日四鼓口授遺本并謝摺遂卒語不及私公虎項目光如電每怒鬚髯輒張胸懷坦直無城府愛才若飢渴藉以成名者多有交遊徧天下然由州縣歷制府未聞人干以私髫年居母羅繼母賀喪哀毀如成人中憲公卒廬墓三年奉繼母曹太恭人至孝友愛諸弟易簣時公子皆不在側長姊適王氏甥王惺來視殯斂皆惺主之公於書無不窺凡天文地理兵農錢穀星相卜筮皆窮其源楷書學顏魯公詩追老杜詩五十四卷文八卷唱月詞一卷政略一卷河工條

約一卷卒年六十一公既歿

世宗見公遺疏為之愍悼下 詔曰惟鵬年潔已奉公

實心為國黃河衝決自請前往堵塞風雨不辭寢食俱  
廢積勞成病歿於工所其家有八旬老母室如懸罄此  
真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臣傳諭撫臣 賜司庫銀二  
千兩其母 賜以一品封典鵬年給以優謚以一品廕  
其子 予謚曰恪勤子樹芝樹萱自京抵武陟扶櫬至  
清江凡中州山左士民路祭巷哭發引日過南北壩尾  
官弁及居民夫役數萬人相率繞棺哭聲震郊野子七  
人樹芝樹萱樹著樹萊樹繁樹華嗣仲弟者曰樹葵方

### 公在霸昌

聖祖命樹芝樹萱隨侍 內廷今樹芝知平越府樹萱  
工部右侍郎樹著廕生倉場監督樹葵舉人

擬贊曰班固氏有言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  
源也觀公為治之意務在正本清源而非粉飾治具徼  
倖成功於旦夕者可比惜乎為忌者所中再仕再已然  
卒受 兩朝之知膺河渠重寄焦勞致疾功建名立鼎  
湖既痛身亦旋殞殆祭法所謂勤王事以死者歟公尤  
負知人之明浙中分校得李君陳常等七人在河工特  
舉陸君師張君杓為監司陸君歿復舉余君甸皆廉敏

而陳常歷官至兩淮巡鹽御史有治績可以知公之能  
得士矣公官西安及江南嘗訪果公羈金陵京口果襍  
被過公公掀髯抵掌縱論千古歷歷如昨感往悼今可  
悲矣夫

蔡處士傳代

蔡處士諱鎮字魯瞻又字嶽立先世居洞庭西山後遷  
郡城爲長洲人祖之宣天啓辛酉貢士父德熙邑庠生  
處士側室子早喪父而事嫡母丁致孝事嫡母所出兄  
致恭嫡母喜曰庶氏子厚我乃踰我所生子處士有饋  
粥田在城南縣吏某以處士遠館於外徭役應不時攬  
其田入鄉畜未幾都御史請兵駐南城處士田置營房  
而納鄉畜之賦三年至兵撤而止卒無嫌吏意吏後乃  
自愧曰我誤處士我誤處士當督賦甚迫時處士稱貸  
以償後索逋者至遂盡鬻其產兄鈺喪子處士止存蔬



地十五畝悉以畀兄曰置妾兄愀然曰奈何累若處士曰弟可無產兄不可無後卒讓之兄處士雖處困約而忘其貧見義必踴躍嘗過其戚張會贖婢張以虧雇值固持之處士曰彼婁人也安取而足若金立叱遣婢爲出館穀盈其數其於某所負金某所負粟俱置不問亦絕不以告人初娶顧踰年卒繼娶袁克體處士意遇祔歲日兩餐粥雜以豆麥室中怡然處士以康熙四十八年六月卒年六十有五所著有四書正解未刻稿藏於家處士旣歿其親故皆太息曰是有隱德者也門弟子皆流涕曰其善誘我而不倦者也子四人伯子先卒季

家駒爲諸生勤學植品友其兄如處士與予交方以古文辭名於時

論曰予讀家駒爲處士述低徊久之想見其爲人其諸怨所能忘而貧所無怨者也輒軻其遇隱約以老歿三十年有子能文述其行事以聞於世嗚呼處士其不亡矣

程亢宗傳

程沆字亢宗又字嘯菴徽州休寧人父航有勇力亢宗少  
有宿慧方五六歲晝寢忽起立爲人講說四子書大  
義旋酣寢寤而問之不知也稍長負奇氣援例入太學  
客都門月夜舞劍觀者如堵咸歎羨尤長弓馬常客湖  
廣提督林將軍所將軍以家衆百餘人與亢宗各分隸  
其半列隊伍練習使士卒觀之以爲法桂林守張某知其  
才羅致幕下張爲政廉亢宗贈詩有一葉扁舟嫌載石  
句去官時官舍有音石奇峭張悅之將載以歸亢宗不  
許也先是其族弟兆麟爲陝西糧驛道兼司捐納慷

在學堂卷六  
三  
慨揮金錢如土亢宗常主兆麟獨時時以為言兆麟不  
能用及兆麟罷官事至不可解亢宗左右維持數載兆  
麟歿始他往性篤孝友愛諸弟客歸為弟償逋負取劑  
券就質庫贖衣服器纍纍以為常其宗老曰曷不少留  
為妻子地亢宗曰妻子易耳死可再得若吾弟則先人  
已逝不可復得矣晚年家益困荷鋤藝圃壽六十餘卒  
亢宗志高簡尋常不通名刺往來公卿間禮未嘗少屈  
足跡所至必交當世賢豪及空巖遺逸之士詩俊逸屢  
易其稿不欲鏤板以銜名往三十年前予因方壇締交  
後復見之范君溥座上亢宗以其舊所著文見質簡宕

自喜類其為人

李子曰士固有豪俊魁奇不能顯功名於世者豈天之  
生才不必盡為人用歟其鬱鬱不得志以死也寧不悲  
哉程子讀書有守本之孝弟然負經濟才乃窮老牖下  
吁噓天矣作程太學傳

翁學使傳

公諱嵩年字康飴號蘿軒姓翁氏先世中州人宋南渡  
遷浙江之仁和曾祖汝遇明衛輝守祖開之明辰谿縣  
令父菁德清縣訓導皇贈奉直大夫公十歲通六經大  
義康熙壬子舉順天鄉試試禮部數下第就武義教諭  
講明經義修文廟建啓聖祠立義學諸生彬彬以禮義  
自持戊辰登進士授戶部山西司主事閱三年遷本部  
四川司員外郎未履任丁母素憂扶柩歸葬偕兄弟結  
廬墓側風雨之夕哀音動人服除補雲南司尋擢刑部  
廣西司郎中庚辰分校禮闈取士十有五人皆負海內

望若今大學士桐城張公廷玉尚書靜海勵公廷儀其最著者也歲壬午督學廣東所拔皆寒畯之有才者瓊州遠隔大海多大風前使者輒檄生童附雷州考試以爲例公曰某奉天子命畏波濤耶竟渡中流颶風大作擢夫驚駭公坐檣下嘯歌自若試之日儒生懽舞公爲稱說六經之旨仁義之道其俗益勵於學明年公又往不懈先是公登進士後留心刑名之學務平允當官刑部時有盜就鞫遽服公察其顏色有異力請寬以期果獲真盜人以為神往例對簿囚或論辨不服以革批頰人輒齒落血涌公請除之獄中囚日食淡夜臥地多瘕

死公爲捐俸買鹽蔬置臥具全活無算方視學粵東秩滿督撫大吏交章薦公公素志恬逸遂不復出以葛洪嶺近城易往來居焉旣又築室白雲山之塢疏泉種竹以老公弟喬年及弟某之子藻先後官臺諫並有聲子甫生由桐城令除太倉州牧晉山海關同知奉職勤慎孫于廣于槃于田皆能文公長於詩有集數卷藏於家李果曰公歷官部曹理財明刑及校學皆本經術幾有漢儒風年垂六十拂衣退隱優游泉石二十餘年果辱與公交公引爲知己對客數數稱果不休又嘗過子溪堂公今往矣猶想見長身稜稜瘦骨倚樹清吟時也因

在亭書畫卷六  
為紀其梗概俾後之作史者有考焉

馬處士傳

馬處士元馭字扶義常熟人父耆字子白寫花鳥師侯伯陽復處士少聰敏長於畫其先世所遺及平時摹玩者多五代北宋元明諸家名蹟故其點筆信手皆有生趣好讀書嗜酒間從里人錢孝廉陸燦巖高士熊遊學益博老屋數椽雜樹竹木琴尊碁矢與諸名流日觴詠其中有田數十畝在尚湖之濱困於徭役率不計值售以去家由是日落而画益工王石谷輩以画名嘗稱之曰扶義神韻飛動不泥陳迹高於陳道復陸治矣繼又師武進惲南田壽平南田筆墨妙天下處士盡得其傳

存身書畫卷六  
三  
當是時名大著渡錢塘歷甬東北至江都四方走書幣  
造請者踵交錯寸縑尺紙流播遠近京師貴人慕其名  
爭出兼金訪求其画至不可得相國蔣文肅公處士同  
里也嘗與處士講論六法其時若汪殿撰繹楊處士晉  
無一日不聚青桐軒及蔣公官禁近以書招處士入都  
處士數以疾辭處士爲人孝友與人交誠信而負意氣  
嘗曰盈天地間隨遇可以移情惟山水入人最深俯仰  
往事如空花流水此心不拘於物而游乎物之外棲遲  
林谷可自娛矣遂自號棲霞年五十四卒子逸女荃皆  
以画名逸久客京師遊蔣文肅公之門

仁皇帝問公弟子工画者擬以逸名薦逸以母老謝女  
適某生歿以苦節著蘇州守童公華采處士事蹟入郡  
志焉

朱刑部傳

君諱成家字宣三又字莘園姓朱氏其先新安人系出  
徽國文公之後六傳有諱圻者仕元為樞密院出鎮九  
江子珍明洪武初作令休寧政有名跡民思其德崇祀  
名宦子孫遂家焉曾祖景萊國子生潛心理學著有文  
集語錄行世學者稱眉白先生祖台日學問淵博尤深  
於程氏易傳 國初家於吳生子九人啓亮啓芄啓昆  
尤知名以子啓昆貴累封翰林院編修君父即啓亮也  
字立菴耆德宿望里稱善人 誥封奉直大夫刑部陝  
西清吏司貲外郎君幼穎異髫髻時即以古人忠孝廉



恥自勵嘗侍奉直公及叔父編修公凡議論聞見得之  
家庭尤多年十七遭內艱哀毀骨立奉直公年高惋愉  
色養無少懈迨捐賓客終其身如孺子慕從弟袞官臨  
晉縣著廉名以前令逋帑遺累君傾囊代完帑金其孝  
友類如此君任刑部陝西清吏司員外郎仁心惻隱於  
刑獄必誠多所勾檢凡歷政所不斷法理所難平莫不  
曲盡情偽雖老猾吏咸瑟縮奉行無敢翫法始部堂官  
以初任易君既旁睨其所為遂相器重當秋審案牘山  
積嘗終夜然燭詳求欵獻累歎務歸平允時

世宗憲皇帝矜惜民命特令諸司官各進條奏君陳八

事切中時弊亦蒙採可施行至滌刑具視囹圄燥濕飯  
食醫藥必使諸繫者得沾實際而心始安君清介克持  
雍正二年九月因奏事稱

旨方是時

上念司官勞勩給與飯錢君獨與白公奇不取

天語褒嘉時顧廷臣謂其老成篤實蓋操履廉恪不名  
一錢

聖主知之有素也是年十一月

上謁

聖祖皇帝山陵冬至郊

天俱令隨從駿奔左右恭逢其盛其後以積勞疾發乞歸後病少愈雅與吳中諸薦紳嫻戚故舊留連水石蕭閑自得性樂善慷慨慕義敦倫睦族行惠鄉里有不能自給者則予以錢粟嘗焚其責券婢年及笄悉放歸母家婚配人以長者稱之謂有父風也卒年五十七子八人緒繼昭繼暉繼晟勲繼暉繼暄繼曖皆通仕籍繼暉抱異才好行義有志於先人之事業與予交請余立傳因次第之如右

論曰范蔚宗有言循良之吏國家之所以爲理也求之甚難比部君回翔郎署履正奉公

聖主屢加崇獎乃以病乞歸不獲究其施設昔人所謂積德於身責報於天若符契者果安在哉然君之諸子皆能振起譬諸騏驥追風掣電視天尺五又烏可量耶若比部君者可以風矣

圖書

石印書目卷六

四

